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二十六回 建祠伏兵

話說魏、崔這網個逆賊，橫行五六年，做下許多的千年調，何曾替朝廷做一些事，都是為著自己。朝暮營謀，弄到這富貴，於其心不足，又串同客氏，帶領魏良卿、侯國興，把內庫祖宗遺積下的奇珍異室，金珠玩器，都盜空去。又搜索海內賄賂供行，這是貴極了。封公封侯，賜田賜第，這是貴極了。出入輿從儀衛，稱呼上公千歲，這是僭極了。傾動宮闈，矯殺妃嬪，肆縱番役，謀害忠良，這是惡極了。設兵馬內衛，托心膽外鎮，這是謀極了。魏忠賢對了這些乾兒子道：「朝廷的事，我自一手拿定了，料必沒人敢來阻撓我的。如今又蓄許多死士，結許多心腹，做我們的內應，只是天下的人心，哪能夠收服得！」這些逆黨便計較個神謀道：「如今人來稱功頌德的，不計其數，都是紙上空談。須要做些實事。竊地叫一個心腹官，上個本兒，說老祖爺有許多功德在世間，當建祠祝禧。以為海內人心都是感頌的。我們矯旨准了，就把這個首事的官兒，驟升兩三級。這首事的地方百姓，加些恩典與他，自然處處效尤。這便試得天下人心歸順，這事都要著重在各處撫、按衙門。若是撫、按官做了主，怕府、縣官不遵行哩！府、縣官遵行了，怕百姓不出力哩！但是祠堂一動工，我們就要差個內相，齎些錢糧去助工監督。勒期造完，限幾個參隨去，採看官府縉紳的意思，緝訪士民匠工的言詞，遂月造冊報來，我們就行去。報應如響，順我的優賞，違我的顯罰，人心自然畏服了。到完工之日，祠堂旁邊，另造幾間兵房，差個武官去守祠，督這一營兵，日逐訓練，耀武揚威，要壓服人情。就著督工這個內相，與他一道敕命，再賜了蟒玉，鎮守在這地方上，文武官員都服他節制。軍馬錢糧，都經他提督。這是做我們的外應。天下人怕他不歸順哩！是這等內應、外應俱備，還愁什麼來？」自此神謀算定了。第一個虎兒崔呈秀上個本，請建生祠，報答功臣。這一班逆黨，做就的圈套，朝廷敕旨都在他們掌握中，朦朧准了。那趨附的孫如冽、潘汝禎、劉志選都來了。不但一天下都哄動了，就是那藩府海外也效尤了。正遇著連年荒歉，民窮財盡的時候，不知費了民間幾千百萬的銀錢，不知苦了民間幾千百萬的人力，不知壞了民間多多少少的墳墓，不知破了民間多多少少的風水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造祠的光景，只見：

選佳地，豎崇祠，開烘烘千工百匠，喝號琢聲齊振耳；破青塚，掘枯骨，哭哀哀孤兒寡婦，捶胸顛腳可傷心。築牆基，開八尺深溝佈滿椿木；建堂構，架五間大廈圍繞雕檻。飛瓦連雲，巍然獨峙於勝境；金碧耀日，儼如天上之王宮。門賜金額，每題有：「崇德茂勛、普惠報功」。又標著：「訣在戰先畫定檣內」。面列石坊，上寫著：「三朝捧日一柱擎天」。又對著：「功高社稷威震華夷」。公庭巨室，議罰議助平設金錢無算；菜傭典卒，撥夫拔役勞盡筋力誰憐。

且說那鑽謀來督工之人，都是積年神棍，以勢凌人，挾仇報怨。包攬錢糧經手，侵漁木石藏身。差來的內相張威如猛虎。參隨這惡少假勢是群狐。官府不能寧靜，人民哪得營生。眼巴巴，忙碌碌，守得祠堂完了。那富家圖個安逸過日子，小百姓做些生意養妻兒。哪知道這個狠太監倒加了一道敕命，賜了蟒龍玉帶，久住鎮守，攬害地方，沒個了期。

且說那杭州城裡，一個清正有寸名的黃鄉宦，叫做黃汝亨，是個提學副使，丁憂在家。只見街坊上挨挨擠擠，嚷嚷聒聒，說道「送魏公神像進祠」。旌旗鼓樂，喧天蔽日。士女人民，游船滿湖，都在西湖上來看迎人祠的。這黃鄉宦也擠進祠去，氣沖沖滿肚子不平。頭上戴一頂麻孝方巾，身上穿一件白布道袍。那些參隨叱喝他。黃公也不睬，聽得眾人稱贊這祠造得好。黃公便說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不久。」那些參隨已自怪他穿這不吉之服，因為旁人說是鄉宦耐住了。又說這不吉之話，惹來畜子的性發了，提起朱紅棍來亂打。這黃鄉宦一則吃了驚，二則受了傷，三則忍了氣，扶回家去，五日就死了。合府人都是為他銜恨的。那眾鄉宦，雖是兔死狐悲，正在赫赫的時節，哪個敢開開口兒！

這些參隨越發放肆了。每月朔望，登記官府鄉紳士民，來拜祠的都一一注明，送這個循環簿去，倒換一個白簿籍，用司禮監鈐封印的。魏忠賢看過，照簿升降賞罰。因見遵化兵備道耿如杞、蘇州兵備道胡士容，不拜祠，不申文，都差官旗扭解來京，誣陷兩個死罪。為此傾動了海內人心。又差心腹出來做羽翼，參將靳廷桂為天津守祠官，游擊錢體乾為河南守祠官，都司張夢吉為蔚州守祠官，百戶枕尚文為浙江守祠官，到處獻媚，勞民傷財。這個用他們為外援的，又選那商賈會經營的作耳目，發本銀與他，遍天下去做買賣，利息甚輕，只要他各處去訪緝縉紳士民的言語動靜來報他。但有言語不謹慎的。訪了去，就立即禍臨。因此天下人都不敢提起一個魏字了。這樣威令真是曠古未聞的。正是：

勸君莫作千年計，一日無常萬事休。

可笑那魏賊，活活裡一個人，普天下造了祠，塑了像，要人拜他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